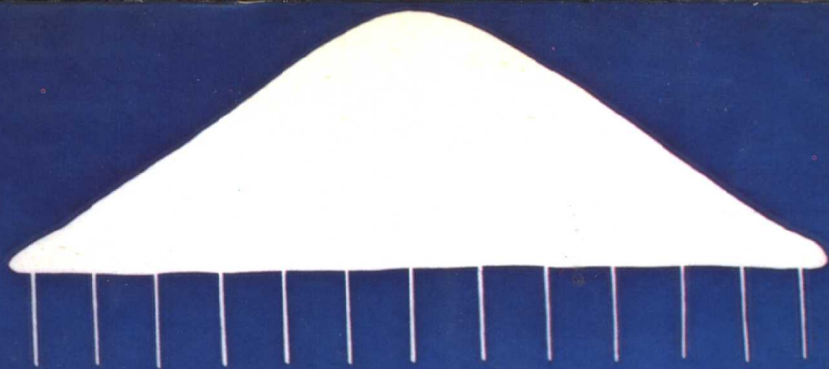




山崎丰子选集

白色巨塔

李成起 何乃英 王维平译



译林出版社

Z 313.4

7231

58800

白色巨塔

山崎丰子 / 著 — 译林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 008 号

地 址：南京中央路 166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
地 址：天津市河东区卫国道沙柳路东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3.5 插页 2 字数 550 千字
版次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标准书号：ISBN 7-80567-347-0/I. 169
定 价：25.00 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调换)

作家简介

山崎丰子(Yamasaki Toyoko)女,1924年生于大阪。1944年京都女子大学国文科毕业。在每日新闻社学艺部任职期间,接受学艺部副部长已故井上靖的薰陶。

1957年出版处女作《暖帘》,1958年《花暖帘》获直木奖。同年辞去每日新闻社职务,过专业作家生活。长篇《少爷》、《女人的勋章》、《女系家族》以及短篇集《吝啬人》等的人物形象,是以故乡大阪的历史及其特异的风俗习惯为背景进行塑造的。

自1963年起,以当时被视为日本神圣领域而避忌批判的医学界和金融界为立题,创作了《白色巨塔》、《续白色巨塔》、《浮华世家》等,引起社会舆论的注目。

1937年,以日本战败后被拘留在西伯利亚充当苦役的日本兵及一般平民的收容所为素材创作了《不毛之地》。1981年创作《两个祖国》,描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籍日本人被强制入收容所,在两个国家之间考验其忠诚心及家属分崩离析的故事。1984年起花了八年的岁月,创作了《大地之子》,通过战争孤儿问题,合作设计,探讨日中友好所应有的状态。曾获文艺春秋读者奖,菊池宽奖。

译林版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食人鱼〔美国〕

哈罗德·罗宾斯

白衣怪圈〔美国〕

罗宾·科克

命运之星〔美国〕

西德尼·谢尔顿

升起的太阳〔美国〕

迈克尔·克里奇顿

沉默的羔羊〔美国〕

汤玛士·哈里斯

大白鲨〔美国〕

彼得·本奇利

湖底的光芒〔日本〕

松本清张

人性的证明〔日本〕

森村诚一



李成起、何乃英、王维平、译

叶渭渠、校

第

一

章

财前五郎用消毒药水洗完手，接过护士递过来的毛巾，带着几分傲慢劲，擦了擦手，就叼着一支香烟，走出了门诊室。

早已过中午，快到一点钟了，可是医院的长廊里，依然还有许多上午来的患者一个接一个地坐在破旧的椅子上等候就诊。染病带来的忧虑和焦躁，使每一张脸都显得疲惫不堪，个个神情不安，探索似的互相凝视着。每逢经过医院里这样的走廊时，财前五郎总是故意板起面孔走过去。尽管如此，患者们只要认出他是财前五郎，便会不约而同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怀着敬畏和信赖的心情默默地向他施礼。

“啊……”

财前五郎简短地应了一声就走过去了。支撑着国立浪速大学附属医院第一外科的，并非主任医生东贞藏教授，而是他这个副教授的医术和声誉。这一点，他是亲眼看到了的。

事实上，也许正是由于他执刀，昨天的胃癌手术才做成功了。主任医生东教授在致癌理论研究上虽是一位知名学者，但是手笨，在使用手术刀方面，财前五郎确实胜他一筹，这是有目共睹的。昨天那个胃癌患者，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贲门部位（胃的入口处），做这样的手术，非同一般的胃部手术，需要切除贲门部位，再把食管和胃巧妙地接合起来。这种食管和胃的接合手术，正是财前五

郎的看家本领，医学报刊也将他称作“食管外科专家财前副教授”。

“食管外科专家财前副教授！”财前五郎自言自语地说，好象在品味这一称呼特有的美好含义。他身高五尺六寸，肌肉发达，体格健壮，迈着充满自信的步伐沿着走廊来到了里院，径直向扩建中的新楼施工工地走去。

浪速大学医院占地三万平方米。旧楼建于昭和四年^①，有着粗大的大理石柱顶，一派庄严景象。紧挨着它正在扩建一座面积五千平方米的五层新楼。去年九月动工，预计今年九月建成，再有六个月左右就要竣工了。新楼的五层钢骨架上已经绑好钢筋，开始浇注混凝土。施工工地沐浴在耀眼的春光下，财前越往前走，浇注混凝土的高塔和吊车越显得高大，混凝土搅拌机和卷扬机的响声也越震耳。在高高的棋盘格子似的脚手架上，头戴黄色安全帽的木工组的建筑工人们，在忙碌地干着活。

“大表，太感谢您啦！前几天我们的人给您添麻烦了。”

一片噪音中传来了个大嗓门。财前回头一看，原来是工地主任加藤。他身穿一件土黄色工作服，领子上浸透着汗水，恭恭敬敬地向财前鞠了一躬。一星期前，财前曾在第一外科替一个由于干活时出了一起小事故，脚部受了伤的工人处理了伤口。

“哪里，那不算什么，只是轻度裂伤和撞伤，不消十天就会好的。”

“多亏您及时治疗，没有感染破伤风。请问，您的第一外科准备搬进这栋新楼的什么地方呢？”

加藤工地主任指着已经建成十分之六的“U”字形大楼。

“就在南面的角落上。”

财前说着，把目光转向面临堂岛川、朝南开有宽大窗子的新

^① 昭和四年是1929年。

楼一层的一角。

“这么说，大夫要搬进去的房间，不论是位置、大小还是离正门的距离，都是新楼里最好的。”

“敢情，全医院力量最强、病人最多的科，当然要有最好的房间和设备喽！”

他重新点燃一支香烟，眼睛望着新楼的那个方向，嘴里吐出白色的烟圈。

第一外科分到的是一层楼位置最好、面积最大的北房，其次是第二外科，然后是第一内科、第二内科和妇产科……按照这个顺序，临床的十六个科都将在新楼分到自己的门诊室和病房。因此有些科室不得不搬进整天不见阳光的昏暗的南房或西晒得很厉害的东房。碰上这种倒霉运气的，自然是那些教授没有多大权力、缺乏政治手腕的科室。

这就是大学医院在“分配房子方面表现出来的权力主义”。目前各科室在总面积达六千五百平方米的五层旧楼里所占的位置，就是权力主义的最好证据。浪速大学医院的金字招牌——第一外科占据了离电梯和药房最近、最方便的地方；诸如牙科、眼科、透视科等教授缺乏政治手腕的科室，都被分配在离正门很远的阴暗偏僻的角落里，一年到头可以听到面色苍白的护士长用满不高兴的尖嗓门喊患者的名字，一切都显得阴郁和寒酸。

财前五郎又眺望了一次等到竣工后就要迁进去的建筑物。这座钢筋结构的五层大楼，二楼以上各层都有朝南的阳台和大窗子。窗下，堂岛川的河水在奔流。河对岸，耸立着大阪市政府大厦和公会堂的青铜色圆顶，虽然地处市中心，但却不时有白鸽飞落在圆顶上。这种景色二十几年来每天都看惯了，已经不觉得新鲜。

当初，他作为浪速大学医学院的学生，第一次见到这种景色

的时候，曾感到那么新鲜，那么令人神清气爽。自从毕业于医学院，他一边为了准备博士论文而在病理学教研室做研究工作，同时进入了第一外科医疗部；从无薪助教到有薪助教、讲师、直到当上了副教授整整二十四年，他天天望着这些一成不变的景物，渐渐地习以为常，也就不感兴趣和新奇了。然而近一年来，这些平平凡凡的令人不感兴趣的风光，在财前五郎的眼里却又突然变得并不是索然乏味的了。

因为他这个副教授开始被推举为第一外科的下期教授候选人了，而他当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主任医生东教授明年春天就到退休年龄了。当然，东教授退休并不意味着财前副教授必然晋升为继任教授。东教授的继任教授还要根据由临床十六个科和十五个基础教研室的三十一名教授组成的医学院教授会投票选举才能决定。从东教授来说，这八年来财前是自己得力的右臂，为医疗部，所以不可能想象他会抛开这个多年的忠实助手，而从别的大学引荐自己的继任人；问题是东教授之外，其他三十名教授究竟投什么人的票。

财前五郎把以医学院院长鹈饲教授为首的三十名脾气各不相同的教授们的面孔，一一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他觉得前景并不乐观。原因是：首先财前本人是有真本事的，容易招人嫉妒；其次，虽说是由国立大学教授会选举决定，可是有时选票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想到这些，财前五郎意识到在东教授明春退休前的这一年，对自己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在这期间必须精心谋划，采取周密的行动，也许这将决定自己一生的命运。

从表面上来看，国立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与副教授之间的地位好象仅隔着一层纸，或者说只是一级之差，而实际上，教授和副教授之间却存在着极不合理的悬殊差别。财前五郎就是在这种不合理的状态下度过了八年岁月。

在这个五十多人的医疗部里，副教授的职责是领导两名讲师、

十八名有薪助教和一些无薪助教、研究生等一大帮人，秉承教授的旨意进行工作。从解决医疗部人员对工作不满的问题，为无薪研究生介绍业余工作，一直到指导他们选定博士论文的題目等等，这些都是副教授份内的事。另外，他还必须千方百计地为医疗部筹措研究经费，做不到这一点，便不能被认为是一个有能力的副教授。所以，他必须不断地同与医疗有关的医药公司和医疗器械公司保持良好的关系，以争取他们资助若干研究经费。

因此，所谓副教授这个角色，只是因为当下期教授的希望才有其副教授的价值；如果是一辈子都做副教授，就好象军队里的总务班班长一样，要把医疗部内的一切杂务都承担起来，成为在教授背后卖力气的、最不合算的职位。

八年来，财前五郎对地方大学聘请他担任教授一概予以回绝，而耐心地呆在这个不合算的副教授的位置上，其原因就是盼望东教授退休后能登上这个教授的宝座。正因为如此，明年春天东教授退休时，他必须争取升任教授，否则就会失去就任国立浪速大学医学院教授职位的机会。结果不是当一辈子副教授，便是被调到地方医科大学任教授。因为浪速大学医学院教授的退休年龄是六十三岁，要是错过东教授退休这个机会，就必须再等新升任的教授退休了。对四十三岁的财前五郎来说，这简直就意味着永远失去升任的机会。

世上哪有这么荒诞不经的事啊！象我这样一个能力高超的外科副教授，竟会这么懦弱，这是想到哪里去了。财前五郎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闪出锐利的光芒。他用毛茸茸的大手把叼在嘴角上的香烟拿下来，轻轻地扔在混凝土杂渣上，然后又迈起和刚才一样充满自信的步伐，朝着副教授办公室的方向走去。

东教授吸着英国制的王冠牌雪茄，透过教授办公室的窗子眺望着扩建中的新楼工地。

在从窗口透射进来的明亮的阳光照耀下，东教授花白的头发泛着银光，眉宇下面的一双眼睛凝视不动。他这种从容和威严的姿态，完全不象一个一年后行将退休的人。

从容和威严——这是东教授最喜爱的词句。不论处在什么情况下，绝不失掉国立大学教授的从容和威严，这是他的生活信条。

他毕业于东京国立东都大学医学院，三十六岁任该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四十六岁任大阪浪速大学医学院教授。直至今日，他从未改变过自己这个信条，这就构成了今天东的仪表和风度。

他生性谨小慎微，胆小怕事，却不露一点神色，而装出一副从容和威严的表情和姿态，日久天长这就变成了东贞藏的独特风貌，使他成为医学院的一名有权威的教授。为了扩建新楼，他和医学院院长鹤饲教授从五年前便开始到文部省去活动，终于在去年作为昭和三十七年度^①的预算得到了批准。

这座预算二亿一千万的钢筋结构的五层新楼竣工之后，将成为拥有最新病房设备和医疗器械，值得自豪的医院。第一外科虽已得到保证，可以迁入正门左边朝南的房间作门诊室，但东明春即将退休，这个地方他只能享用很短的时间。然而，为了纪念他对扩建新楼所做的贡献，也许会在医学院内的某地方，为他竖起一座半身塑像，同历任名誉教授的排列在一起。他首先考虑的是，迫在眉睫的退休后的去向恐怕是有可靠的保证的。

谈到退休的问题，从浪速大学现任教授的地位退下来，也许比从其他岗位上退休要好一些。他从东都大学医学院副教授的职位被调到浪速大学医学院任教授时，总把未能实现在母校东都大学晋升教授引为终身最大的憾事，长期耿耿于怀。约莫三年后，他开始认为，被调到经济发达的城市大阪的浪速大学医学院任教授一事，从漫长的人生来衡量，绝不是有什么不合算的事情。

① 昭和三十七年是1962年。

留在东都大学，一心一意地埋头于学问之道，甘心过着学者的清贫生活，就姑作别论，如果打算在学问方面做出成绩的同时，还希望在经济方面也富裕一些的话，那么，浪速大学医学院的患者中有许多经济界的大人物，担任这个学院的教授职位，就可以得到很多经济实惠。

在研究费的馈赠、特别诊疗的酬谢，以及其他方面，大阪经济界人士的慷慨也是出众的。当然，有关数额，教授们是噤若寒蝉的。不过，有本事的教授的教研室的开销太大，教授个人的生活水平也太高了，靠国立大学微不足道的预算和教授的薪俸是维持不了的。

昨天动了胃癌手术的患者也是如此。他是三光纺织公司的总经理，以前就捐赠过第一外科一笔数目可观的款项，这次又大大方方地分别给他这位教授和财前五郎副教授送来了特别诊疗的酬金。

然而，一想到财前五郎代替自己执刀动手术这件事，东心里便骤然感到很不愉快。最初下诊断要切除胃本体病灶，后来经过精密检查，才明确了病灶在贲门部位，这时患者的家属提出想请财前副教授执刀。对于这一要求，财前本应极力表明：“有主任教授在，象我这样的副教授……”而加以谢绝执刀才是，然而他竟没有这样做。这使东甚为恼火。可能是财前本人对自己的本领很有自信，以至于他连想也没想过要坚决谢绝执刀。东想到这里，说不清是不愉快的愤怒还是嫉妒引起的一股阴郁的恶感，涌上了心头。

传来了敲教授办公室门的声音。他应答了一声，女办事员便走了进来，问道：

“请问，这些邮件放在哪儿呢？”

“就放在那儿吧。”

他象一尊雕像一样，用生硬而威严的声音回答道。女办事员

战战兢兢地把一摞邮件放在大办公桌的一端，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便退出去了。

这摞邮件包括医学新报、临床外科、外科学会的学报等医学专业杂志，以及制药公司和医疗器械公司寄来的资料，还有友人介绍患者的信件。东如往常看文件那样浏览了一遍，随即把手伸向烟灰缸，把已经烧得很短的雪茄烟掐灭。这时他发现烟灰缸旁放着一本封带解开了的周刊。

拆开的带封上写着“浪速大学附属医院第一外科收”的字样，看来是刚才那个办事员放在那里的。信手翻开一看，装饰在卷首的图片，是携带着漂亮的小姐和夫人在外国旅行的总理大臣的近影。当东翻到下一页时，他的眼神突然愣住了。

这一页的照片是身穿手术衣正在手术室里做食管癌手术的财前五郎那副精明强干的脸部特写镜头，并标上“魔术般的刀术、食管外科的年轻权威”这样夸张而醒目的标题。东突然产生了一种好象眼睛里飞进了沙子似的感觉。他对“魔术般的刀术”这种常用来形容手艺人技艺高超的词句并不介意，只是对“食管外科的年轻权威”这句话感到太刺目了。简直就象无情地侵犯了自己这个第一外科主任教授的权威，这种不礼貌的做法，实在令人气愤。

——我这是怎么啦？为了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这又不是医学专门杂志，充其量只不过是一家普通周刊的外行记者写的东西嘛！——东惟恐有损自己的威严似的，把视线从周刊的照片上移开了。但是，在斑白的眉毛下的细小眼睛里，流露出可怕的神色，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恐怕是一个行将退休而不得不离开教授职位的人所特有的寂寞和焦虑吧。他自嘲似的笑了笑，心里仍然平静不下来。他使劲地把转椅转了个方向，朝窗外一望，财前的高大身躯映入眼帘。财前依然身穿白罩衣，两手插在口袋里，嘴里叼着香烟，和自己一样正在眺望扩建中的新楼。

有一个暗影似的东西在东的心里扩大了。——我花费了十数

年的岁月才建立起既有声誉又有信用的浪速大学医院第一外科，难道仅仅因为他在自己手下做了八年副教授，帮了些忙，就非得轻易把这个科交给他吗？——诚然，财前五郎作为副教授是有才能的，他替自己承担了医疗部的一切杂务，对于提高教研室的业务成绩也尽了力，但这并不只是财前五郎一个人，不论哪个科的副教授，都和他一样地工作，为了得到教授的位置，任何人都必须经过这样的途径，不过如此而已。想到这里，东舒展眉头，拿起了桌上的电话筒。

从话筒里传来了鹤饲医学院院长粗犷的声音。

“喂！有什么事啊？”

“有点儿事情要跟您商量一下。”

“要跟我商量事情？没头没脑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呀？”

鹤饲的话带有几分警惕，他担心东向他提出退休后的要求之类的事情。

“主要想跟您商量一下我们教研室的事，不会占您很多时间的，在老地方，好久没有一边喝一边……”东故意用轻松的口气说。

“啊，咱们好久没有相叙了，要是那样的话，好吧。那么，五点半左右，咱们一边喝一边谈吧……”

对方也轻松地同意了。东放下话筒，立即按了一下直通医疗部的对讲机的电钮。

“您有什么吩咐吗？”

“财前君回来以后，让他到我这里来一趟。”

说完，东叼起一支新雪茄，悠闲自在地重新架起二郎腿，摆出一副威严和从容的姿势。

教授室的门开了，财前走了进来。

“我刚回到屋里。您有什么紧急事情吩咐吗？”

“不，不是什么紧急事情。请坐。”

他让财前坐在椅子上。

“今天门诊的情况怎么样？”

“跟从前一样，病人太多了，不知从哪儿来这么多人，一个接一个地拥来了。在看初诊病人的这一天，上午得看四十几个，到中午怎么也看不完，稍一耽搁就得拖到两点多钟。”

“你那里介绍来的病人也很多吧？”

这是指带介绍信来看病的特殊患者。

“是啊。对特殊病人，我是尽量采取限制的办法，但有时因各种关系……”

“人家听说你是食管外科的新权威，特殊病人多，那是自然的喽！”东挖苦地说。

“哪里，象我这样年轻的副教授，怎么称得上权威，……”

财前用谦虚的态度回答着，这跟刚才在新楼工地上那种充满自信、目中无人的态度迥然不同。

“不，你有点谦虚了。如今的确在大肆宣传你是新权威啊！”

东拿起刚才那本周刊，摊开放在财前的面前。

“这是你的照片，上面写着‘魔术般的刀术、食管外科的年轻权威’的醒目标题，你也成了了不起的人物喽！”

东说完，噗地吐了一口雪茄烟雾。

“那是杂志社的人随便夸大了。我本人没想到他们会如此夸大，以为对方又不是医学专业杂志，所以在教授出差期间，我就爽快地答应了对方便采访的要求。”

“不论是不是专业杂志，首先你是第一外科的副教授，即便拍一张正在做手术的照片，只要是在手术室里穿上手术衣照相，不经过我这个教授的同意怎么行呢！那是大学医院的教研室早就有的规定，既然叫作规定，就必须遵守嘛！”

最后这句话象手术刀一样锐利和冰冷。

“实在抱歉！我一时疏忽，做错了……”

财前诚惶诚恐地低头认错之后，东的脸上露出了浅浅的微笑。

“你这样诚恳地承认错误，让我怎么说好呢？总之，哪怕是些很小的事情，只要涉及第一外科的诊疗，并同外界发生关系的话，希望你凡事都同我商量之后再做决定。因为私下里我已经打算把你定为下期教授，关于这一点，你要特别慎重，否则就不好办了……”

“是，这真是，太抱歉了！”

财前离开椅子，又一次深深地鞠了一躬。东为了准确地窥探财前的反应，用两只凝视不动的眼睛盯着他。

身体魁梧、有五尺六寸高的财前穿着白大褂，两眼炯炯有神。他尽管规规矩矩地坐在东的面前，却充满了自信，表现出一个外科医生的堂堂仪表，这刚好与他的姿态和言辞相反。

“另外，您还有什么吩咐吗？”财前避开了东死盯着他的视线，这样问道。

“啊，以后想到了再谈吧，现在我还要去一个地方……”

东从旁边的小桌上拿起一个黑皮包，从转椅上站起身来。

他走出教授办公室以后，财前打了个好象已经抑制了很久似的大哈欠，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叼在嘴里，拿起放在教授办公桌上的那本周刊。

身穿手术衣、手戴橡皮手套、握着手术刀的外科医生财前五郎脸部的特写镜头和“食管外科的年轻权威”的大标题，跳入财前的眼帘，使他产生了一种极为惬意的快感。突然，他脸上泛起了讥讽般的笑容——大学医院的教研室早就有折规定？他鄙夷似的嘟哝着刚才东说过的话，把周刊塞在口袋里，用脚踢开了教授室的门。

东走出医院的正面大门，乘上等在正门旁边的出租汽车，沿